

神秘、美和心犀相通的体验

——读霍楠因的诗 ■任动

“天籁的神秘,独特的美,和/某种心犀相通的体验”,霍楠因在其诗歌《那些雀群》中,于不经意之间道出了自己独特的审美经验。神秘、美和心犀相通的体验,共同建构了霍楠因诗歌的情感基石和艺术视角,在众声喧哗中发出了真挚而纯洁的天籁之音。

很多女性作家在创作时,容易被个体的日常生活体验所束缚,格局显得狭小。霍楠因的诗歌写作虽然也以个体的生命体验出发,但能突围出来,在刻意营造的略带神秘的氛围中,传达出某种人类共同的心犀相通的审美经验。如“不过分沉湎于忧伤 也无须刻意营造纯粹的开场/好象一张 沉淀经年的黑白影像/恰如其分的温暖 是童年的月光”(《一包种子放了很久》),纯净的意象,跳跃的情感,给诗歌笼罩了一层淡淡的神秘色彩,“黑白影像”、“月光”这些温暖的童年记忆,又何止只会抚慰诗人自己的心灵,相信每一位读者都能产生情感的共鸣。

被一只调皮的小手弄折的一朵盛荷,让“我的目光/倾注于她水中洁白的手臂/会不会至此停止了/向

前的生长”。诗作的题目叫做《怜香》,但诗歌所流露的情感却不仅仅局限于肤浅的怜香惜玉,而是浸透了诗人深沉的人道主义的悲悯情怀,对弱势群体的关爱之情跃然纸上。“更多时候你所拥有的一切/都不能够偿还给/曾经的过往/你依然执迷不悟/它逐渐成为一种信仰”(《药》),对一切美好事物和情感的执著追求,已经化为了“一种信仰”,笃定的意志,坚韧的态度,奋然前行的精神,所有这些,难道不是人类共同的心犀相通的体验吗?真正的文学之美永无止境,是超出时代并能够永恒和谐的,也是人类向前的根本动力,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,最终都将感受到它的光芒和温暖,而这正是霍楠因诗歌带给我们的启示。

霍楠因的诗歌很美,这种美是朴素的、自然天成的美,实在而不玄虚。比如诗人在大雾里乘坐末班车,也能让诗歌的意象“酿满/一坛 温暖的醉意”;由诗仙李白的诗句“千金散尽还复来”,即能引发“在每个帘卷西风的日子/瘦,虽然已堪比黄花/但陶潜,却离我们越来越远”的形而上哲思;看到春天里绽放的牡

丹花,则发出了对牡丹的邀请,“花蕊请作我诗词里最动听的修辞/花苞请帮我酝酿最美的醇酒/让春芽醉了吧 让蜂儿醉了吧”;泛舟时,联想到“你在儿时的歌声里凌乱了思绪”。语言极为精美,典雅而蕴藉,在让读者陶醉于美诗的同时,也能享受到思想的撞击。

我曾经在不同的文章中,强调过诗歌“叙事的力量”。在诗歌中加入叙事的成分,达到抒情与叙事的水乳交融、和谐统一,无疑会提升诗歌的艺术魅力。霍楠因的诗歌以抒情为主,属于典型的抒情诗,但其中也加入了不少叙事的元素,在叙事中抒情,成为她一些诗歌的显著特点,比如《一只鸟的远走高飞》、《失眠两小时》、《真相》等等。“这个春天一直在向后倒车/我把棉衣又拿出来/晚上八点出去/风吹着口哨一直在身后推/街拐角的一处小饭店/灯光暖暖的小老板笑容满面/他在门口望了望 到灯光照不到/的地方 去倾倒积攒了一天的经营垃圾/几条狗在等他”(《真相》),通过简洁干净的叙事表达诗人对生活的感悟和对人生敏锐的思考,“真相”是什么?诗人没有特别点明,留待读者去领悟。

正如卞之琳那首著名的短诗《断章》:“你站在桥上看风景,/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。/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,/你装饰了别人的梦。”我们相信,有一千个读者,就会有一千种对这首诗的解读。霍楠因的《真相》亦是如此。

在当下消费主义时代语境中,有人说诗歌已经被边缘化了,事实上并非如此。客观地说,中国当代诗歌其实正处于良好的发展态势,只不过整个社会甚至文学界本身,对诗歌现状的了解、评价和研究都显得乏力和不足。因而,诗歌在当代中国社会的生命力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现和阐释。只要略微认真地留意一下当代中国的诗歌界,我们就不难发现,其实存在着一些尽管从来没有引起过公众的高度注意,没有爆得大名,但却不仅长期默默无闻地坚持着诗歌创作,对诗歌美学和诗歌理想不懈追求,而且取得了不俗创作实绩的诗人,霍楠因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,因此,对其诗歌进行“充分的发现和阐释”,对于诗人、诗评家和广大读者来说,无疑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。



刘婶一大早就接到了满粮从老家打来的电话:“我说金宝他娘,你别回来了,永远别回来了,我不跟你过了。”

刘婶颤着声问:“死老头子,别卖关子了,究竟出了什么事,你咋不跟我过了?”

满粮气咻咻地说:“你已经多少天没回家了? 853 天,整整 853 天没回家了!你让我跟谁过?跟你睡过的枕头过?我不等你了,我要跟你离婚!”

刘婶眼里闪出了泪花:“你跟我离婚,难道你想跟村里的小寡妇金妹子过?”

满粮嘿嘿一笑:“还真让你说对

了,我是要跟金妹子过。我们两个已经商量好了,就在八月十五结婚。”

“你敢!你要敢这么做,我就死给你看!”刘婶气恼地挂了电话。

看到刘婶不停地抹眼泪,金宝就问母亲是谁惹她生气了。刘婶眼泪汪汪地说:“你爹。他来说要跟我离婚,和村里的金妹子结婚。60 多岁的人了还做出这种事,你说让我的老脸往哪儿搁!我得回老家一趟,跟你爹算账去!”

尽管儿子和儿媳苦苦恳求,刘婶还是坐上了回家的客车。

刘婶回到老家已是薄暮时分。在村口,刘婶看到了坐在板凳上的满粮。满粮用双手撑着膝盖慢慢站

团圆

■顾振威

了起来,他一只手掂着小板凳,一只手去接刘婶的行李。满粮嘿嘿笑道:“你回来干什么?有本事就别回来!”刘婶故意板着脸,说:“有本事就别在村口接我,我回来是想喝你的喜酒。”

“别耍贫嘴了,咱们回家吧!”

“回哪个家?你的家还是金妹子的家?”

满粮鼻音挺重地说:“回咱们的家,咱们住了 40 多年的家。”

满粮一回到家就拉住了刘婶的手,目不转睛地盯着刘婶:“还是城里的米面养人,你白了,也胖了。在城里住着高楼大厦,吃着山珍海味,是不是把我这个穷老头忘了?”

“小孙子会走路了,我说回来,儿子不让。小孙子上幼儿园了,我说要回来,儿子还是不让。我做梦都想回来啊。”

“每次给你打电话让你回来你都不回来,我只好编了个瞎话,说要跟金妹子结婚。你没有生我的气吧?”

“你是什么样的人我还不知道!我知道你在编瞎话,我接电话时就

假装生气,骗了儿子。要是我不积极配合,儿子能让我回来?”

“儿子也真是的,就不为咱们想想!”

“别说儿子,儿子上班也忙。我感到我的心分成了两半,一半在城里,一半在家里。”

“今天恰好是八月十五,你回来了,咱们团圆了。我给你买了你最爱吃的枣泥馅的月饼。”

刘婶小声嗫嚅道:“我说金宝他爹,我有个事想跟你商量。”

“你说,我都听你的。”

“我想在家住几天后还回城里。不见小孙子我吃不下饭,睡不好觉。”

“我也跟你商量个事。你要回城里我不拦你,但得等到收了秋。收秋后我也去城里,咱们把卖棉花的钱、卖粮食的钱都给儿子带着。我有两年多没看到儿子一家人了,我到城里看了他们后再回来。”

又大又圆的月亮悄悄升上来了,她慷慨无私地将皎洁明辉洒向田野、小河、道路、村庄,洒向喁喁私语着的农家小院。

冬天的傍晚,雾气与炊烟笼罩整个村庄。一天当中,我最盼望的就是这个时刻,因为母亲要带着我去奶奶家。

奶奶家离得并不远,隔着一小段路,路的两边都是高大的枣树,四周万籁俱寂。月光冷冷的,光秃秃的树枝在它的映照下张牙舞爪。

远远地,我看见了奶奶家那亮着昏黄灯光的老屋,隐约闻到空气中葱花香油的味道。推开虚掩的木门,我唤一声奶奶,便听到奶奶悠长、亲切的答应声。我心花怒放直奔灶屋,果见奶奶正坐在灶边烧火,火光把她照得满脸通红。我在干草和麦秸堆里找了一个木墩子,挨着奶奶坐下,浑身的冰凉瞬间被暖流融化,再吃一碗滴了香油的手擀面,更是从头到脚都冒着热气。

吃完面条,奶奶颠着她的小脚,

思念

■曹广娜

一手牵着我,一手端着如豆的煤油灯走向西屋。微风把灯火吹得飘忽不定,但奶奶的话我听得真真切切,她说:“妮儿,我给你拿好吃的去。”

西屋里挂在细绳上的竹篮,对我来说有着致命的诱惑,它就是一个百宝箱,一年四季,奶奶总会像变魔术般从里边拿各种好吃的给我。

奶奶吃力地站在木凳上,缓缓取下发黄的竹篮。我站在下面仰着头,直勾勾地看着。奶奶抓一大把诱人的红枣,塞进我棉袄的外兜里。我迫不及待往嘴里塞。“小馋猫,甜不甜?”奶奶笑着问我,我嘴里含着枣

思念

说不出话,只好使劲地点头。“慢慢吃,还多得很呢。”看着我贪吃的模样,奶奶嗔怪着,皱纹里堆满了笑。我从来没见奶奶吃过,她总是默默地站在一旁,笑吟吟地看着我。少不更事的我,不知道奶奶是怎样把夏天新鲜的枣子晒成这人间美味的,只知道,整个冬天我都有香甜的大红枣吃。

现在,超市里到处都有包装精美的红枣,满怀欣喜地打开来,吃一颗在嘴中,却发现果肉很少,满口都是难以下咽的枣皮,远不如我童年吃过的枣子。它虽然沾着灰尘、个头

儿也不很大,但每一颗都那么香甜。

偶然看到一种枣,名字是“好想你”,愣愣地盯着这三个字,鼻子突然就酸了,思念像一股暗流奔涌。那吃了一冬的枣子,那透着灯光的老屋,那飘香的手擀面,那温暖我记忆的奶奶,在我心头一直珍藏着,隐忍着,久久不敢想,不敢碰,任凭时间的沉淀,在我心头开出思念的花。

恍惚间,我仿佛又看见奶奶穿着深蓝色的偏襟棉袄,围着青布围裙,迈着她的小脚,颤巍巍的向我走来,温柔地牵起我的手,说:“妮儿,我给你拿好吃的去。”



秋旅

■王瑾

总是迷恋于这样的季节去旅行
或清风、或微冷
或天晴、或泥泞
无须繁琐的行囊
就像一股轻盈的风

独行于季节的拐角处
揽一缕金秋的斜阳
斟一盏禅境的朦胧
掬一捧小溪的流水
酿一杯翠绿的香茗

悄然折起一抹心痕
无须追逐
无须有声
如那丰腴的秋儿
收藏着驿动的心灵

东湖泛舟记

■徐卿峰

节逢白露,岁在壬辰。湖漂残荷,岸起秋霖。逢周末假日,陈州诗坛四子聚于东湖之滨。竹筏载酒,泛舟湖心。解衣戏水,开怀畅饮。醉卧船底,听流水之韵,远俗世之尘,通白龟之灵,发鼙雷之音。梦醒而烟波浩渺,红日西沉。怅余兴之未尽,归而记之成文。

东湖雅聚,缘于彦海返乡,成于牛公之仪。洗尘之宴,乃定于东湖之舟。于是牛公置乡野美味,备皇家玉液,携晨风野鹤,驱良驹轻骑,驶东门之野,择莲里之湾,撑竹木之筏,畅东湖之游。是日也,云雨霏霏,烟霭沉沉,乘一叶扁舟,荡十里烟波。濯足乎沧浪,脱迹于红尘。醉渔樵之闲逸,忘俗务之经纶。人醉“道光廿五”陈酿,舟载陈州四子诗魂。把盏以放浪形骸,咏歌而畅舒心神。“碧波深处游人醉,凉风起时紫燕飞”,牛公即兴之句也。“难得浮生半日闲,荷花浪里荡歌声”,晨风忘情之咏也。吟哦之间,紫燕掠飞于船舷,浪花翻涌乎波粼,若闻诗而醉舞者。岂万物真有灵,而诗心亦相通耶?

舟临湖心,雨过天晴,金乌射芒,云朵飘红。荷聚雨痕晶莹如泪,碧水摇波清冽似酒。遥望卦台,湖光氤氲,隐隐若蜃楼海市也。彦海兴起,解衣入水,潜若鲸鱼,腾若蛟龙,搅动清波,摇荡秋风。击水戏浪,涌波依稀半湖;腾跃登舟,举酒如旧满觥。酒过三巡,六瓶皆空,杯盘狼藉,座欹椅倾。有客醉卧竹筏,梦游十里龙宫,翩翩若羽化登仙,奕奕如鲤跃成龙。野鹤醉也,头枕碧荷,足抵清流,神飞于太古洪荒,魄游于龟屿苇丛,魂浮于龙池碧水,思逐于玄渺苍冥……

雨天晴兮镜涵烟岚,红日沉兮霞染林梢。骚客返兮舟逐碧浪,秋风起兮波舞白涛。牛公掌舵,晨风撑篙。荡舟来归,抑郁全消。人生易老,难抵壶中岁月!红尘多羁,怎比醉里逍遥?载酒泛舟,天外神仙当羨。此中真趣,不为醒者传也。